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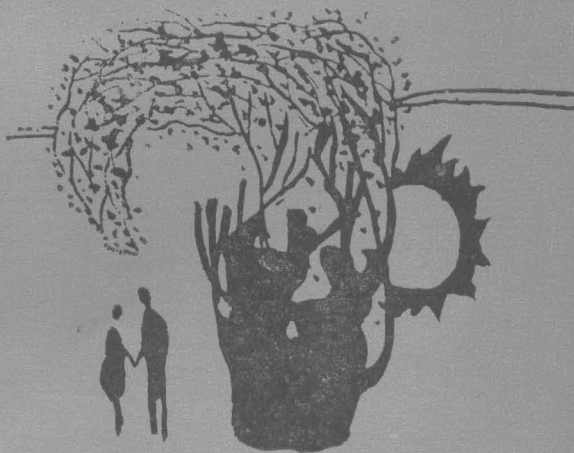
SHANDONG ZUOJIA CONGSHU

山东作家丛书



YANFENGLE YINGSHIJUZUO XUAN

阎丰乐影视剧作选



目 录

电 影 剧 本

红牡丹·····	(1)
春归红楼 ·····	(93)
野玫瑰·····	(181)
黄河儿女悲欢泪·····	(271)

电 视 剧 本

乔女·····	(325)
葛巾·····	(369)
向杲·····	(411)
罗刹海市·····	(443)
生活·追求·突破·····	(492)

红 牡 丹

此剧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一九八一年起在国内普遍放映。并输出到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比利时、摩洛哥、卢森堡、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放映。特别是朝鲜对此片呼声很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文艺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用元给作者来信说：“您是故事影片《红牡丹》编剧的、有才智、闻名的。《红牡丹》和它的作家在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观众中影响很大。我们为了帮助您的创作而正式邀请您来我国进行创作访问，我们什么时候也热烈欢迎您来我国访问。”加拿大剧作家肯·米歇尔先生等外国友人也先后向作者进行了专访。

序 幕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

冀鲁平原的月夜，月光星辉铺洒在京杭运河上，河水犹如一条长长的银带，弯弯曲曲伸向远方。

由远而近，传来了急促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秋夜的寂静。

河堤上，跑来一匹快马，骑马人用缰绳抽打着马臀。快马越跑越近，月光下看出是一匹红鬃烈马，骑马人是一青年女子，二十多岁，面色惊慌，披头散发，长长的发丝飘起来。她穿一身红缎子贴身袄裤，脚上穿着红缎子绣花鞋，紧蹬马镫，拍马飞驰。

后边，两匹快马追赶而来，骑马人乘雪花白马，另一匹是乌龙黑马，黑马上空鞍无人，紧跟着白马飞跑，跑近了才看出骑马人是个汉子，他猫腰拍马，竭力追赶。

前边，红马四蹄飞扬，穿红绣花鞋的坤脚紧蹬马镫。

后边，黑、白二马八蹄飞扬，蹬马镫的男脚频叩马肚。

红马上的女子不时地回脸看着追赶而来的人。

追人鞭打白马，白马跑不快了。那汉子把黑、白二马拉平，纵身跳到空鞍黑马上，换乘穷追。黑马疾驰，白马又空鞍跟跑。

前边那女子焦急地拍马。

逃马与追马之间的距离拉近。

女子惊慌的脸。

汉子背身追去，看不见他的面目。

马嘶声、马蹄声扣人心弦。

月亮划进云层。

逃马横驰长桥，追马追上长桥。

逃马、追马疾箭般地射向远方，消失……

第 一 章

—

一九三〇年。

暗无天日的冀鲁平原，风凄凄，雪飘飘，饥寒交迫的人们背井离乡下关外。

一位四十多岁的穷苦流浪汉背着破行李卷，绝望地看看苍茫雪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去。

前边，干枯的榆树下，背靠树干倚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穷苦病妇，她揽着八九岁的女儿，母女衣衫褴褛，蜷曲一团，身边放着一个破筐篮，两条打狗棍。

母亲呻吟，女儿抽泣。

穷苦流浪汉来到树下，恻隐、怜悯、同情地看着这母女俩。

母女俩也抬脸望着同命运的穷苦流浪汉。

穷汉慢慢蹲下，从旧布口袋里掏出一块凉地瓜塞给女孩。

讨饭的病妇感动地望着穷汉。

穷汉又往口袋里掏，掏啊，掏啊，什么也没掏出来。他看见女孩的一只脚上掉了鞋，冻得像烂地瓜，冰血一团，分不清趾头。他从自己的破行李上拽出一把黑套子，又撕一条布缕，给女孩包脚。

女孩看着这位好心的穷大爷。

病妇感激，嘴唇颤动。

穷汉给女孩包上脚，看看苦命的孤女，无可奈何，长长地叹口气，站起身走去。

病妇挣扎跪起，伸出颤抖的手，像是要拉住那穷汉，哀叫：“大，大哥——”

穷汉回顾。

病妇：“行好的大哥，可怜可怜，给孩子找个活路吧！”

穷汉心酸地看着。

病妇从头髻上拿下一根银簪给孩子，告诉：“莲儿，这是咱家的传家宝，爷爷给了奶奶，你爹又给我，拿着，找你爹去……”

穷汉：“她爹在哪？”

病妇：“兵荒马乱，连年灾荒，她爹，出门在外，没有音信……”

风啸雪卷，呛得病妇连声咳嗽，气喘不止。

女孩拿着银簪哭叫：“娘，娘……”

病妇两眼发直：“大哥，行好……”吐一口血，死了。

“娘——”莲儿哇地一声趴在娘身上哭嚎。

大雪纷落，挂满枯枝。

扑扑的大雪埋葬着病、饿而死的女人。

女孩哭叫着，往娘的嘴里塞那块凉地瓜。

二

吴桥县城东关，一片雪地。

古旧的街道两边是挂着各种招牌的买卖铺，有“当铺”、“茶馆”、“帽庄”、“杂货店”、“包子铺”、“棺材铺”等等。买卖冷落，生意萧条，乞丐沿街乞讨。

穷汉拉着女孩走在街上，当走到棺材铺门口，女孩停下看着

招牌上画的黑棺材。穷汉低头看看女孩，知道她的心情，可哪儿有钱买棺材，又拉她向前走。

前边有一家板子大门，门口挂着一把箬篱，箬篱上系着红布条，这是大车店房的标记。门口天顶上写着四个字：“高升客栈”。栈旁边有一棵很粗的空心古槐，号称“唐槐”。唐槐下有几个穷苦人卖儿卖女，被卖的儿女头上插着草棍。

女孩指着插草棍的小孩，问：“大爷，他们干什么呢？”

大爷：“卖钱。”

女孩皱起细细的眉头，想了想，一仰脸向大爷说：“我也卖钱。”

大爷摇摇头。

女孩走到槐树下，往自己头上插草棍。

大爷心酸地把草棍从女孩头上拿下来。

女孩哭求：“卖了钱，给我娘买棺材呀！”

野外，那棵榆树旁边，两只恶狗从雪窝里扒出死妇的一只脚。为争食，两只狗咬起架来。

唐槐下，穷汉大爷叹口气，一跺脚，又把草棍插在女孩头上。

一辆马轿车走来；前车排上坐着赶马车的彪悍汉子，三十来岁，一身江湖打扮。马车后边有两个苦力推着独轮手车，车上载着箱子、杆子。后边跟着四个儿童，两男两女，各扛刀、枪、棍、棒，背着破行李卷，疲劳不堪地走着。这一行人马，便是小小的杂技班。

马轿车停在“高升客栈”门口，从车轿内出来一男一女。女的有二十五岁，细身、高个，穿古铜色旗袍，围着大红围脖，烫着绵羊尾巴头发，抹着口红、擦着香粉，描着细眉，两道眉头之间点着一个图钉大的胭脂点，头上坠着首饰、耳环，手上戴着银镯、戒指。虽不十分俊美，这样一打扮，倒也有几分姿色。洗不掉的化妆油彩使她的眼圈发黑，她从小演杂技，现在是个小杂

技班的老板娘。复姓皇甫，名香，艺名叫千里香。

男的是杂技班的掌班，也就是老板，他与妻子千里香一个姓，叫皇甫义。三十五岁，留着美髯短黑胡，头戴洗脸盆呢子礼帽，耳朵上挂着洁白的兔尾耳套，身穿黑色长袍，脚穿丝绒扎扣棉鞋。他下了车仰脸看着客栈门楣上的字号。

赶车的彪悍汉子是皇甫义的拜把兄弟，杂技艺人，名叫刘八，他忙着指挥那四个儿童搬运东西。

千里香拿钱给独轮车夫开脚钱。

皇甫义转脸看见旁边那棵唐槐下有卖孩子的，回头与千里香打个手势，让她们先进客栈，他自己向唐槐人市走去。

唐槐下，卖儿女的穷苦人看着皇甫义。

皇甫义挨个地打量插草棍的小孩，一个个枯瘦如柴。

一只手托起女孩的下巴颏。

这时才看清女孩的长相：细长脖，尖嘴巴，上宽下窄的瓜子脸，水汪汪的两眼，双眼皮，红眼圈，柳叶眉，长睫毛，高鼻梁，菱角小嘴，乌黑的头发，虽是穷家女，衣服破，浑身脏，可像泥水的一颗明珠吸引着皇甫义的眼睛。

皇甫义：“几岁？”

女孩：“九岁。”

皇甫义：“叫什么？”

女孩：“叫王莲。”

皇甫义问王莲身边的穷汉：“你的孩子？”

穷汉呆滞霎时，点点头。

皇甫义又端相王莲的胳膊、身子、腿脚，见她腰腿协调，身架好看，觉得是个材料：“站好，把两腿并上。”

皇甫义一手插进王莲两腿之间，空隙不大。将一条腿往上搬，搬成一百三十度，问：“疼吗？”

王莲摇摇头。

皇甫义又搬王莲另一条腿，搬起搬落，灵活开胯，放下腿，问穷汉：“多少钱？”

穷汉还是不忍心卖，没说出价钱。

王莲自己说：“一个棺材钱。”

皇甫义：“嗨！人不大，胃口可不小。”

穷汉：“孩子的娘死了，要埋葬。大掌柜，你行善心，就给二十块现大洋吧！”

“什么？二十块？”皇甫义轻轻一笑，“连你也搭上那还差不多。”

穷汉忍气吞声。

“雇你当马伕。”皇甫义指指客栈门口停的马车，“给我赶马车，期限两年，管吃管喝。要是愿意，二十块现大洋马上拿去，怎么样？”

穷汉苦脸望着皇甫义。

皇甫义头一扭，走了。

王莲抱着穷汉哭叫：“大爷——”

穷大爷颤颤的手抚摸王莲的头，用破袄袖子给孩子擦泪。

王莲哭求：“大爷！要不，让我回去，跟娘死在一块吧！”

大爷难过至极，无法忍受。

他仿佛又听见了王莲娘的惨叫：“行好的大哥，给孩子找个活路吧！”

穷大爷抬起苦脸，横下心，第二次跺脚，连自己也卖了。转脸朝皇甫义喊：“大，大掌柜！”

皇甫义回脸，又轻轻地一笑。

三

黄昏，野外，榆树旁边，乱葬岗子下一堆土坟，坟上飘着白纸幡。

莲儿穿一身白孝衣跪在坟前磕了一个头。

大爷从背后看着她白头绳缠的辫根上横插着那根银簪子，难过地要把她拉起来：“孩子，走吧！跟着马戏班找你爹去。”

莲儿两眼含泪，回手从辫根上取下簪子看着。

泪珠从脸上滑下来，落在簪子上……

主题歌《觅亲人》起：

冰雪消，春来到，
运河弯弯白帆飘。
踏遍江湖觅亲人。
哪怕累断双腿又折腰。

歌声中出现：

冰冻化滴水。

一河春水，两岸杨柳吐绿。

一双女孩子的脚迈着重重的步子。

一串儿童脚吃力地迈着。

五个小伙计在河边弓腰拉纤。

王莲走在最前边，纤板压着她的肩骨，汗水顺着细长的脖颈往下流。

皇甫义、千里香坐在船上欣赏两岸春色。

船上载着道具箱，船主掌舵，刘八坐在箱子上玩骨筛。

河堤上，大爷已当了马车伕，赶着老马破车走着。

王莲抬起头，望着烟波迷茫的长河。

皇甫义出神地凝望前方。

前方，河床拐弯处，出现一个村子，村中影影绰绰有一高楼。

皇甫义不眨眼地看着村子和高楼，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回忆：

二十六岁的皇甫义走出那耸立高楼的村子。

街头，皇甫义卖艺耍把戏，拧旋子，打飞脚，一圈人拍手叫好。

酒馆，皇甫义与地痞流氓喝酒划拳。

沧州，皇甫义身背双刀走进劝业场小戏院。

戏院后台，皇甫义跪拜杂技班老掌班，又与刘八、千里香等艺人拱手结拜。

皇甫义领班上台表演武术，与刘八、千里香刀枪开打。

老掌班见皇甫义卖力演出，武艺超众，暗自点头。

皇甫义、千里香守在床边，老掌班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向皇甫义、千里香伸出两个手指头，让他二人结为夫妻。

回忆消失。

千里香身穿墨绿夹袄，外套红线衣，头上插一朵丁香花，靠近丈夫，丈夫全然未觉。

千里香看丈夫一眼：“想什么呢？”

“嗯？噢。”皇甫义收回视线，“我想起一个有能耐的人，单人匹马下南洋。成了有名的马戏大老板。”

千里香感兴趣地：“噢？”

皇甫义也越说越有兴致：“在海上，他自己一艘轮船，来到陆地上，一包就是几个车皮。二十年后，头戴礼帽，身穿西服，带着大老婆、二太太，骑着三匹高头骏马，回到老家来耀祖扬宗，在村子当中修起了一座上海式的大洋楼。”

千里香：“这个人是哪儿的？”

皇甫义：“德州北边孙灵庄的！”

千里香高兴地：“孙灵庄？孙灵庄不是你老家吗？”

皇甫义：“是啊！”

千里香：“离这有多远？”

皇甫义：“远在天边……”

千里香抬脸看见村子，高楼，喜悦地：“怎么？这就是孙灵庄？快停下船，到你家看看吧！”

皇甫义眼皮一抬，看看年青时髦的妻子，摇摇头。

千里香奇怪地看着丈夫。

皇甫义忽然紧锁眉头，发誓般地：“男子汉大丈夫，混不出个样子来，决不回家！”

千里香眉梢一挑，微微点头，佩服丈夫有骨气。

皇甫义雄心勃勃地：“我也要发展成一个走南闯北的大马戏团！”

“好！没辜负我父亲对你的希望。”千里香也高兴地说，但看一眼拉纤的小伙计，又信心不足地：“可，跟前就这么几个小伙计。”

皇甫义：“有小不愁大。”

千里香：“那个王莲能成材吗？”

皇甫义：“凭我的眼力，过不了几年，她就是一棵摇钱树。”

河堤上，王莲拉着纤，抬头望着前边的村庄、楼房，不慎滑倒，滚下水边。

一个大几岁的女孩急忙拉她，几个小伙伴也来拉她。

“王莲！小心。”

“要不是九月菊眼急手快……”

王莲感激地：“菊姐……”

九月菊又给她擦擦汗，套上纤绳。

王莲稚气地：“菊姐，你姓九吗？”

九月菊：“不。”

“那为啥叫九月菊呢？”

“九月菊是我的艺名，掌班的给起的。”九月菊指着同伴们：

“三月香、五龄童、腊月梅，都是艺名。”

五龄童：“掌班的也得给你起艺名。”

船上，皇甫义说：“让她叫红牡丹。”

刘八：“好！这名好！”

皇甫义：“八弟！”

刘八：“大哥！”

皇甫义：“快一点把他们给我敲打成中用的材料！”

刘八：“是！”

四

清早，运河码头旁边空场上。

三月春、五龄童、腊月梅、九月菊在练功，压腿、倒立、劈叉、弯腰。刘八用藤子棍抽这个，打那个，矫正动作。

红牡丹下腰，双腿发抖打弯。

刘八往她膝盖后腿部绑尖头竹签子。

红牡丹又战兢兢地下腰，腿一弯，被竹签扎破，出血，疼倒。

马伕大爷在旁边给马梳刷着皮毛，转脸看红牡丹。

红牡丹摸着血腿，坐在地上爬不起来。

刘八用藤棍暴打，红牡丹抱头打滚，哭叫。

马伕心疼地看着。

九月菊跑过去向刘八求饶，反倒被刘八打了几棍子。

几个小伙计苦脸看着。

皇甫义、千里香走来。

皇甫义向小伙计们：“这都是为你们好，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啊！”

千里香：“练出武艺来，在你们自己身上，谁也抢不去。”

皇甫义向红牡丹：“懂不懂？”

红牡丹忍着疼点头：“嗯！”

“好！来！”皇甫义一手担在红牡丹腰脊下抄跟头，“走！”

红牡丹一咬牙，猛过“小翻”。辫根上的簪子甩出去。

皇甫义见她身子灵巧，又有毅力，暗自点头。

千里香拾起簪子看着。

红牡丹上前央求：“少奶奶，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千里香把簪子还给红牡丹，走向皇甫义。

皇甫义：“什么东西？”

千里香：“不值钱的破簪子。我看再等半年她就能登台挣钱啦！”

“半年？半天也不能叫她们吃闲饭。”皇甫义扫一眼小伙计们，心狠语重，“还没有打出武艺之前，我要拿他们挣几匹马钱！”

千里香：“要挣钱还得找个挣钱的地方。”

皇甫义：“嗯！下一步去济南府。”

五

墙上贴出海报，上写：刀铡红牡丹。

济南趵突泉一角，近水楼台下，三股泉水喷腾，泉池右上角上有一碑碣，碑碣上刻着明代书法家胡纘宗书写的三个字：趵突泉。

泉池旁边空场上，一圈观众拥挤，争看杂技表演。

刘八赤膊耍铡刀，胳膊上刺着一条龙，腰间扎一条宽板带。

腊月梅、九月菊扛出铡槽，放在场心，按上刀片。

三月春、五龄童架出红牡丹。

刘八“唰”地提起铡刀，刀光闪亮。

三月春、五龄童将红牡丹的头续进铡槽。

刘八龇牙咧嘴“嚓”的捺下铡刀，刀片切进红牡丹脖子。

观众惊愕，有人捂脸不敢看。

铡槽红血流地。

刘八又“唰”地提起铡刀。

红牡丹起身，安然无恙。

观众惊奇。

千里香出场，拿簸箩向观众敛钱。

簸箩中一堆铜板，钞票。

皇甫义、千里香亲自出场，一个舞双刀，一个舞双剑，二人开打。

这是在韩复榘公馆后花园演堂戏。韩复榘的三房六妾、公子小姐、老太爷分坐在假山上往下看杂技。护兵在四周守卫。

假山古亭下，坐着韩复榘的姨太太和她的胞兄。胞兄四十多岁，穿一身西服洋装，他叫张德仁，在香港开办洋行，回济南探望胞妹。身后坐着随从秘书，秘书叫马金标，二十七八岁，也穿西服，脖颈上打着蝴蝶结，潇洒、标致。

张德仁：“妹妹！怎么能让这种下九流到府上来出丑？”

姨太太：“都是大太太的老爷子，吃饱了撑的，非要看看他河北省的野巴玩艺。”

张德仁：“要是妹夫韩主席在家，一定会把他们轰出去！”

姨太太：“自从你妹夫当了山东省主席，很少回来，不是抓共党、办公案，就是平息叛乱。最近，又到益都、临朐一带督察剿共去了。”

张德仁：“不光共产党，还有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军队，一旦向中原推进……”

姨太太：“所以，我想把积攒的一点钱让你带回香港，存到你的洋行里，以防万一。”

张德仁：“好，我给你买成股票，你可以坐享其成。”

皇甫义、千里香表演毕，二人朝假山上鞠躬。皇甫义伸手朝旁边一指。

旁边空场上，红牡丹、腊月梅表演“双上吊”。刘八用绳子拴住她二人的辫子，分别系在十架百尺高杆上，用力推动，让她俩打“秋千”。

红牡丹在“秋千”上穿、脱外衣。腊月梅在“秋千”上学跑路。

张德仁兄妹眯眼看。

三房六妾、老爷子开心地看。

少爷羔子喊：“再悠高一点！”

刘八在高杆下推悠两个“秋千女”，越悠越高。

假山上的公子、小姐往“秋千”下丢银元。

银元在“秋千”下滚动。

“秋千”上，腊月梅的辫绳松滑。

张德仁喝一口清茶，又看。

突然，“秋千”上腊月梅的辫绳滑扣，腊月梅甩出老远，摔在地上。

三房六妾怪叫。

红牡丹在“秋千”上惊望腊月梅：“啊！”

刘八、三月春、五龄童、九月菊跑过去。腊月梅已死，地上一洼鲜血。

姨太太：“赏给他们几个钱，叫他们赶快出去！”

客店，阴暗的屋内，三个孩子都吓傻了，失魂落魄地围坐在大爷身边。

红牡丹双眼直瞪瞪的，忽然扎在马伕的怀里，疯一般地哭叫：“大爷！我受不了啦！”